

无双门



上
武林樵子作品集

◎ 远方出版社

武林樵子作品集

无双门

上

远方出版社

音如李：竹葉面桂

白双天

蔣 千巖林強

远飞出炉出勋式计

(号 21 博 案 法 刑 庭 法 院 市 法 院 判 决)

內蒙古人另曰叩叩 內蒙古半計古登爵

字千 008: 樓宇 75 米 135 8811 × 028: 本刊

100S 平元具藥 1 克 200S 平元具藥 1 克

册 000E-1: 樓頂

12RZ7-80202-407-41-104 全三册 02.08.05

内容提要

离尘仙岛少岛主周震宇义施援手，为一临危之人送一神秘木箱，予云里金刚万昆山，谁知箱中竟是其独子首级。为辩明清白，周震宇束手就擒，以期真相大白。而这一切，都因云昆山得到的一副藏有前辈奇人多情仙子，一生武学奇技和奇珍异宝的“墨玉耳坠子”引起的。武林神秘组织为得到“墨玉耳坠子”，设下圈套将周震宇陷入阴谋中，以期中原武林与离尘岛大动干戈，达到称霸武林的阴谋。

周震宇幼弟周震川不为假象为迷，为寻真相，与侠女闪电娘子武瑛施奇谋，智取耳坠子，并结识了一代侠医回天叟皇甫长春之女皇甫秀华，两人暗生情愫，携手奔走江湖，挖掘无双门之秘。

无双门在武林中大肆兴风作浪，江湖中一片腥风血雨，周震川铁肩担道义，奔波江湖。武当掌门感其义行，将他领入武当七大洞天之一的灵飞洞天，习得无上绝学——“灵飞三式”，并于无意间获得武林百艺之源的“万勿图”，从此步入另一层境界中。

周震川智殊在握，携同道与无双门斗智斗勇，数度交锋，并将为“无双门”所用的前辈高手“飞冥七燕”劝归正途，剪除了无双门的羽翼。

真相渐浮水面，神秘的无双门主竟然就是人人尊崇的一代侠医回天叟皇甫长春。皇甫秀华惊愕欲绝，周震川亦想不到竟会是未来的岳父大人。皇甫长春良心发现，交出了无双门名册与财物，将一众邪恶之徒暗中毒毙，与妙妙夫夫自焚于雷公山中，为武林绝后患！为万世开太平！一雪自身罪孽。

目 录

第一章	树枝插胸死	遗托神秘箱	1
第二章	单身闯虎穴	一掌震群雄	25
第三章	功惊三眼狻	心仪闪电娘	48
第四章	计骗墨玉坠	怒闹无双门	78
第五章	单刀闯虎穴	三侠闹龙潭	108
第六章	联袂闯江湖	神功震仙子	138
第七章	无心得贼讯	有意助丐帮	167
第八章	仗义救神偷	玄功震双魅	195
第九章	巧施嫁祸计	妙展回天才	217
第十章	夜探府尹衙	揭破神偷秘	240
第十一章	喜雨犹未降	邪风已飘生	261
第十二章	武当老前辈	一眼破绝招	283
第十三章	夤缘获绝学	籍机探龙潭	286
第十四章	痴情迷方寸	悟道清灵台	309
第十五章	参悟万勿图	喜获三山令	332
第十六章	再斗无双门	慨借三山令	355
第十七章	密传三山令	夜谒假死人	378
第十八章	为公作鬼儡	损私助神偷	401
第十九章	神功降恶魔	负荆慰峨眉	425

第二十章	恶魔放屠刀	仙子中诡计		448
第二十一章	一关又一关	迷离复迷离		471
第二十二章	智破嫁祸计	暗施激将谋		494
第二十三章	屋漏逢夜雨	运蹇遇邪神		518
第二十四章	奇珍诱惑大	道义尽遗忘		527
第二十五章	将机脱虎口	就计伏火神		542
第二十六章	神功败护法	妙计探龙潭		565
第二十七章	墨玉耳坠子	大王让少侠		569
第二十八章	警语拯迷途	神功败说客		589
第二十九章	神奇摄踪术	终获俏佳人		610
第三十章	情迷心智钝	棋差一卷愁		634
第三十一章	难罢恩怨债	任劳挽劫心		655
第三十二章	弹发今失手	险谋再落空		676
第三十三章	花中藏剧毒	房内蕴玄机		704
第三十四章	一因还一报	擒贼首擒王		725
第三十五章	狠心除魔爪	苦口劝神尼		746
第三十六章	蚩尤十八错	少侠一身软		770
第三十七章	亲情成孽债	知己变仇人		791
第三十八章	武林绝后患	万世升太平		811

第一章 树枝插胸死 遗托神秘箱

空气低沉得像压在心头上的重铅。

满天的乌云，似乎要将这座山城吞噬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地，开始在战栗了。

突然一道闪光，划破了黑漆的天空，轰隆隆一阵雷声滚来，将乌黑的浓云震成了黄豆大的雨点，哗啦啦！从天上倒撒了下来。

这时，城外正有一条急行人影；向城中疾惊而来，城阙已是遥遥在望，天公偏不作美，倾盆大雨，无情的一泻而到。

那人苦笑了一声，身形一折，转向道旁不远处一棵华盖大树之下奔去，他身形奇快，急风骤雨之下，身上毫未沾上滴雨，人已到了大树之下。

一阵狂风暴雨过去，天色已是傍晚了，那人抖了一抖树上滴下来的雨水，正要走上大路奔向城中，忽闻一阵微弱的呻吟之声，随着轻风飘了过来。

那人脸色微微一动，暗自道：“我得瞧瞧去，只怕是有人需要帮助。”回身向大树后一片荒林中奔去。

刚才，那人躲在一棵大树之下，雷雨虽急，身上只落了些细雨，身上并未全湿，这时，他一进入荒林之中，杂草横生中，倒又把他一身打得全湿了。

那人似是义胆天生之人，这时已不把自身的干湿放在心上，

心中只想着那呻吟之人需要救助，一步一步向荒林中走去，行约七八丈远，呻吟之声就在前面不远处发出。

那人微一挫腰，凌空而起，一跃丈远，落身下去，定神望去，只见一棵大树下面，横倒着一条汉子。

那汉子胸口上，深插着一截树枝，树枝穿胸而入，不知那汉子怎未当场死去。

微一抬头，只见头上大树，已被焦雷劈下来一大半，敢情，那树枝劈落，刺伤了那倒霉的汉子。

那人望了那汉子一眼，满脸怜悯之色，从怀中取出一粒药丸，俯身纳入那汉子的口中，接着树叶上流下来的雨水，向他口中滴了几滴水，使他把药丸吞入腹中，然后，静静的守在那汉子旁边。

这时，那人却不敢擅自去扶起那汉子胸口的树枝，因为那树枝入胸太深，中的又是致命要害，只怕一拿出那树枝，那汉子就会一命呜呼，立时死去，岂不反而害了他，连最后一句话都不能留下。

那人确是一片仁心，只想问出那汉子姓名住址，能把他尸体送回家去，也算尽了一分心意。

那汉子服下药丸之后，过了半晌，忽然神智一清，张目四望，口中急急道：“箱子；箱子！我的箱子呢？”

那汉子似乎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只关心他的箱子，这倒令人觉得非常奇怪。

那人掠目四望，果然在一丛杂草中看到一只红色箱子，四四方方，约有尺来大小，上面还有一只提手的铜环，外面虽然尽是泥污，仍不难看出那是一只做得非常精美的箱子。

那人走过去，提回那箱子，放在伤者身边，说道：“朋友，

你要的可是这只箱子？”

那汉子伸手抱住那箱子，闭起眼睛，缓了一口气，然后张开眼来，道：“我是不成了……你……你朋友……能帮我一个忙么？”

那人毫不犹豫的点头道：“朋友，有什么话，但请说出来，出力跑腿的事，在下尚能效劳一二。”

那汉子断断续续的道：“请……请你……替我……把这箱子……送到城里……南大街……万昆山……”话声未了，一口气接不上来，头一侧，张大着眼睛死了。

那人望着死者，忍不住黯然一声长叹，伸手替他合上双目，道：“朋友，你放心，你的箱子在下一定替你送到。”

说着，双手向腰中一摸，取出一对精光闪闪的日月五行轮，就地挖了一个深坑，把那汉子埋了。

因为。他不能抱着一个死人进城去找名震天下的云里金刚万昆山，又怕野兽把他尸体吃掉，所以只有让死者入土为安。

那人埋好死者，手中日月五行轮一扬，削平一面树干，立指如笔，落指间，写了“无名氏之墓”五个字。

接着，提起那只箱子，出了荒林，向松桃奔去。

松桃是一座偏僻地方的山城，但南大街的万府，在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道上，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那就是武林大侠云里金刚万昆山的老家。

昨晚一阵豪雨，把这座山城洗刷得一尘不染，清新恬溢，初开的朝阳，轻轻的掠过高啄的檐牙，洒落在宽平的麻石街道上。

一个年约二十四五，英气勃勃的年轻人，手中提着一只朱红色的箱子，走到万府门首，停住了身形。

这时，万府大门尚未开启，时间似乎早了一点。那青年人微一犹疑，便举步跨上台阶，伸手向金光闪闪的门环上叩去。

当！当！当！门环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打破了四周的宁静，过了片刻，屋内响起一阵咳嗽声，接着有人问道：“是什么人呀？”

那少年人朗声道：“在下周震宇，受人之托，前来请见万大侠。”

话声未了，大门已是一分而开，走出一个手执旱烟带的白发老苍头，上下一打量那年轻人，然后目光停在那年轻人手中箱子上，道：“周大侠要见敝东主，有何贵干？”

周震宇一提手中箱子，道：“在下受人之托，为万大侠送来这只箱子，有烦通报万大侠一声，在下有话亲自面陈。”

那老苍头和善的一点头，道：“周大侠访进。”

老苍头领周震宇进入屋内客厅，欠身道：“周大侠请稍待片刻。”

周震宇一抱拳道：“有劳了。”

老苍头转身退出客厅，大约过有半盏热茶工夫，只听厅外传来哈哈朗笑声，一个身穿粗衣宽袍，面色红润，身躯高大的六旬老人，已出现厅前。

那老人右手掌中转动着一副铁胆，铁胆声中一抱拳道：“老夫万昆山，来迟一步，有劳周大侠久候了。”

周震宇星目闪动，打量了这名震武林的前辈人物云里金刚一眼，只见他方头大耳，威严自重，抱拳还礼、朗声笑道：“前辈名重武林，今日能得谒见，周某人甚感荣幸。”

云里金刚万昆山微微一笑，大步进入厅中，一面就主位上坐下，一面道：“大侠英雄风采，气度非凡，必是武林才俊杰出之士，请总老夫冒昧，敢问大侠出身何门何派？”

周震宇微一欠身，笑道：“在下出师无门，只是习了几手家

传把式，愧甚！愧甚！”

云里金刚万昆山哈哈一笑道：“好说！好说！周大侠客气了……”

话声微微一顿，接着含笑道：“周大侠远道移驾松桃，想必定有指教。”

周震宇摇了一摇头，轻叹一声，道：“在下本来只是路经贵地，不期昨日雷雨中，发现一位临危之人，嘱托在下替前辈将此木箱送来，有请前辈验收。”说着，将身旁的箱子双手送给云里金刚万昆山。

云里金刚万昆山接过那箱子，脸上是一片迷惑之色，皱着双眉，左看右看，看不出所以然。

只因那箱子外面用朱红之色，漆得通体浑然，接口之处，亦看不出来，摇了一摇，里面确实装得有东西。

云里金刚万昆山接着那箱子，不由显得甚是尴尬，周震宇乃是耿介之士，受人之托，忘人之事，为求自身清白，以了责任，不由插嘴道：“前辈莫非有什么疑讶之处？”

云里金刚讪讪的一笑，道：“此箱来得大出老夫意料之外……”

周震宇截口道：“前辈何不开启一看，便知端详。”

云里金刚万昆山沉吟了一阵，点头道：“大侠所见甚是……”“是”字出口，将右手铁阻交给左手，右手微一使劲，使把那箱子揭了开来。

箱盖开处，只见一股白烟从箱中冒了出来……

云里金刚万昆山霍然一惊，右掌一挥，把那箱子扫了出去，虎目含威，便向周震宇射来……

云里金刚万昆山顺手一掌用力不小，那箱子跌出丈远之外，

落在地上，已被震得四分五裂，洒了一地的白粉，白粉中现出一颗圆滚滚的东西，和一张字条。

这时，云里金刚万昆山已辨出那白粉乃是石灰气味，并不是什么害人的药物，本待责问周震宇的话，话到口边又复忍了回去，长眉微动，右手一抬，一股暗劲吐掌而出，吸得地上那张纸片，离地而起，向他手中飞去。

那纸片原是杂在石灰之中，被云里金刚万昆山吸向手中时，石灰粉末却是点滴不惊，好精纯的气劲内功，真不愧是武林鼎鼎大名的云里金刚。

周震宇暗中一点头，“好！”字就要喝出口之际，只见云里金刚万昆山接到那张纸片后，看了一眼。脸色立时大变，双手颤抖，那张纸片又从他手中飘落地上。

周震宇心中一震，举日向那纸片上望去，只见那纸片上写道：“万昆山，老子宰了你儿子，你心痛不痛？”

周震宇睹字之下，也是大吃一惊，心中一动，暗忖道：“糟了，我可惹火上身了……。”

一念未了，只见云里金刚万昆山悲叫一声：“儿呀！……”抢身离座，双手捧起石灰中那颗圆滚滚的东西，用衣袖一阵揩拭，拭去外面凝结的石灰，现出一颗人头来，云里金刚万昆山一见那人头面目，更是悲痛欲绝，气急穿心，双手一松，人头又落回地上，暴吼一声，人却向周震宇扑身而到。

周震宇心动之下，已然有戒，固知这时云里金刚万昆山心中悲痛万分，难免急火攻心，不便与他相斗，一面闪身急让，一面摇手急叫道：“前辈请暂息雷霆之怒，听在下一言！……”

云里金刚万昆山只是暴吼如雷，一言不答，第二扑又到，周震宇让开第二扑，云里金刚万昆山第三扑又到。

云里金刚万昆山一身功力，何等了得，一扑之下，劲气弥空，周震宇虽然也是一位武林新秀，学有所长，但心有顾忌，便难展开手脚，在云里金刚万昆山连环猛扑之下，已是危险万状……

蓦地，一条人影疾掠而到，挡住了云里金刚万昆山急叫道：“爸，住手，有什么话说不清。”

云里金刚万昆山乃是武林之中成名大侠，他可以一气之下，把周震宇立毙拿下，但一经被劝，却就不能再不自制了，身形一缓，周震宇已脱身而出，飘出丈远开外。

云里金刚万昆山大喝一声道：“不要让那个子跑了。”

这时，大厅四周，已同时出现了七八个人，齐声应道：“你老人家放心，他跑不了。”

周震宇幌身而退，只见飞身前来，挡住云里金刚的人，原来是一个身穿淡黄色衣裳的少女，这时，那少女正背着他，看不见那少女面貌；只觉得那少女体态极其轻灵而已。

周震宇暗吁了一口长气……

这时，云里金刚万昆山也已缓过一口气来；一指地上人头，怒声道：“霞儿，你大哥已经死于非命，他就是前来送人头之人……”

那少女娇躯猛颤，一连退了几步，惊叫一声，道：“这就是大哥的人头！”

这时，只见那领周震宇进来的老苍头手中带来一条大手巾，射身而到，捧起地上人头，用白布包好，放在厅中桌案之上，回身向云里金刚万昆山一欠身道：“老爷子请暂忍悲息气，待老奴拿下这小子，听候老爷子发落。”

那少女悲声叫了一声：“爸爸！”身形幌动，回到云里金刚万

昆山的身前，搀扶着云里金刚万昆山，向一张椅子上坐了下去。

那少女回转身来，便站在云里金刚方昆山身后，那少女身形一转，周震宇只觉眼前一亮，她虽然满面悲伤之色，仍掩不住天生的照人颜色。

同时，那老苍头也幌身到了周震宇身前，厉喝一声，道：“朋友，你是束手就擒呢？还是要老夫多费手脚？”

周震宇摇头一叹；抱拳道：“在下不愿惹事，可也不会怕事，今日之事，其中误会之处甚多，但望容在下一言。”

那老苍头冷笑一声，道：“松桃万家，可也是不容狂徒撒野的地方，只要你束手受缚，自有你分辨的时候。”

周震宇剑眉微微一扬道：“松桃万府，高手如云，难道怕在下跑了不成。”

那老苍头道：“你跑得了么？只是你尽心叵测，已失去万府的尊敬，万府对你不能以礼相待了。”

周震宇脸色微微一变，怒容一泛。道：“老丈是要逼在下现丑了。”

老苍头冷“哼！”一声，道：“万府从不逼人，是朋友你太不把万府放在眼中了，你请吧！”

周震宇目光四掠，只见人人怒目含悲；看情形要想不动手而光说理，是不行的了，当下纵声一笑；道：“在下心力已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双目精光陡射，而现威武不屈之色，气宇昂昂，凝神驻地而立。

老苍头似是被周震宇这等气势所慑，暗中微微一震，忖道：“看这人年纪不大，竟已是英华内蕴，内外双修之士，怪不得如此胆大狂妄，倒不可小视他了。”

念中，也就气纳丹田，力达四梢，神色一正道：“朋友，动起手来，就是生死之搏，你亮兵器吧。”

周震宇傲骨天生，既然有理说不清，势非动手不可，也就不再忍气吞声，笑脸相迎，冷然道：“在下与任何人动手，向来不以兵器占先。”

这老苍头老脸一阵抽动，哈哈一笑，道：“朋友，你接得住老夫这双鹰爪功力么？”

周震宇微微一震，精光再闪，往问那老苍头道：“老丈以鹰爪神功称世，莫非乃是铁臂神鹰徐前辈？”

老苍头脸上掠过一道光采，一显而收，冷然道。“朋友，你对万家是打听得清清楚楚，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了，老夫今天有幸，得遇上朋友，朋友就不用客气了吧。”

铁臂神鹰徐良才与云里金刚万昆山名虽主仆，情同兄弟，云里金刚万昆山成名江湖，铁臂神鹰徐良才乃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已是江湖上人所共知之事，周震宇已知铁臂神鹰徐良才身份，立时心神一敛，不敢稍有轻视怠忽之心，脸色一肃，抱拳道：“那么在下有劳了。”

话声人动，身形一矮，合掌而上，右掌“飞云掠影”一翻而出，接着左手屈指如钩，“金龙探爪”随着而到。

周震宇掌势一出，便有一股极强劲的掌风，带起呼呼之声，向铁臂神鹰徐良才卷去……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铁臂神鹰徐良才看他出手劲势，竟有这等威猛，心中甚是惊骇，暗道：“无怪此人这等胆大狂妄，武功确有过人之处。”

左手疾出，翻腕便向周震宇右腕脉扣去，右手一拂，立掌如刀，硬向周震宇左掌迎去。

出手之间，就是连消带打，守中有攻力抢先机。

周震宇单枪匹马，身陷重围，不愿一上来，就和对方真力相拼，以硬打硬，当下收势幌身，飘出了六七尺远。

铁臂神鹰徐良才大喝一声，如影随形而上，右手挥动，勾起一片指光，分取周震宇七处大穴。

周震宇朗朗一笑，道：“来得好！”也就展开一身所学和铁臂神鹰徐良才打成一团。

两人一轮快攻急打，各抢先机，互出奇招，眨眼就是三十多招下来，以铁臂神鹰徐良才之能，竟然占不到丝毫上风，打了个半斤八两。

铁臂神鹰徐良才自幼追随云里金刚万昆山闯荡江湖，不知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见过了多少成名人物，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周震宇这等年纪。而有这样成就的少年人，自己纵然尽其所能，也只能保持不败而已。

铁臂神鹰徐良才一面暗暗心惊周震宇的武功高强，一面更为今天的事担起心来了，周震宇不过是一个马前小卒，动起手来就这样难斗，幕后发动这次事件的主持人，自然更是厉害可怕了，因此铁臂神鹰徐良才瞻前顾后，心中越忖越是不安。

云里上刚方昆山睁大着一双虎目，望着激战中的周震宇，最先是气得要冒出火来；时间一久，面上表情变得阴暗不定，眉梢上隐忧重重。

他成名江湖数十年，盛名之下无虚士，失去理智的愤怒，不久就被他自己控制住了。

他的爱女万映霞这时却是双眸发直，人也呆了，不知她心中想的是些什么？”

顷刻间，周震宇与铁臂神鹰徐良才已经打了百招开外，铁臂